

◆记录

家乡的年味

武冈市展辉学校羽丰文学社 林灵

进入腊月，家乡的年味就一天比一天浓了。

这一年，我刚放寒假时，奶奶就让爷爷打豆腐，并让爷爷向屠夫讨了碗血，用来做“血粑”（猪血丸子）。别看用柴火熏成的血粑黑乎乎的，但吃起来是香喷喷的。与血粑一起熏制的还有板鸭、腊鸡等舌尖上的“年味”。特别是在落雪天，大人们不能外出做工了，于是一家人围坐在灶前“摆龙门阵”。一家人一边拉着家常，一边用橘子皮加上香叶等具有特殊浓香的木料熏腊肉，满屋弥漫着诱人的腊肉香味。

“大人盼插田，小孩盼过年。”临近年关，小孩子便央求大人们到镇上买几张年画，连带还会买两副对联或两个大大的“福”字。然后，熬一碗浆糊，便大人小孩一齐动手，贴年画、对联。

除夕夜，家家户户架起锅，烧开水，把红红的米花小心地放进锅。“哗”的一声炸响，米花便瞬间膨胀了数倍。屋外，传来了小孩的欢呼：放烟花啦！大地红、冲天炮、发财树……火树银花，争相竞艳，让除夕夜热闹非凡，年味十足。

正月初一，院子里的人组团拜年。小

孩子夹在里面，快活无比。“拜年拜年，糍粑香甜。”“拜年拜年，动步生财，红包拿来。”在邻居家，小孩子可以像大人一样喝茶、抓糖、拿米花，过足年瘾。中午时分，团拜完毕，小孩子又相约到河边看水龙灯竞赛，到街上看耍狮子灯……

正月初二，就要到外婆家去拜年啦！而要给所有的亲戚拜完年，一般要拜到初十左右。过了这几天，又要准备开学啦，年味也逐渐变淡变没了。要想再尝年味，那只得等来年啦！

（指导老师：林日新 王伟）

做糖醋鱼

武冈二中初一2班 陈妍

国庆节那天早上，我来到外婆家，看到舅舅买了两条大鲤鱼，便说：“舅舅，让我来做糖醋鲤鱼吧。”舅舅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能行吗？”我扬起脑袋笑了笑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做的糖醋鱼好吃得很呢！保证让您大吃一斤。”说完，我就忙开了。

做糖醋鱼首先是杀鱼，我要小帮手乐乐给我拿来剪刀。我先把鱼鳞弄净，接着把鱼肚子剪开，把里面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，然后将鱼洗净。站在

我要玩鱼鳃。”我说：“好的，但等我先洗干净再说。”

我把洗干净的鱼鳃递给了她，她欢天喜地地拿着去玩了。而我，则先在鱼的身子上划几刀，然后给它涂满生抽，再把它放进瓷盆里腌着。然后把生姜皮削掉洗干净，切成很小的丁，又把洗干净的大蒜切成碎块、将葱切成小段备用。

我架上锅，把油烟机打开，然后将煤气灶点燃，再给锅里倒上油。过了一会儿，油热了，我将生姜倒了进去，又放

了两勺糖，用锅勺和了几下，就把鱼放了进去。不久，我将鱼翻了一面。待鱼的表面微微有些焦黄，我就把醋放进去，添上水，再放些盐、味精，就盖上锅盖。大约过了七八分钟，我揭开锅盖，一股诱人的香味迎面扑来。我连忙关上煤气灶，把鱼铲到盘子里摆好，然后将葱花和香菜洒在鱼肉表面。至此，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糖醋鲤鱼就大功告成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一个劲地夸奖我。他们说虽然今天的菜特别多，但是，我做的糖醋鱼才是最受欢迎的。

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大家的肯定，我特有成就感，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。

（指导老师：陈俊艳）

◆回望

歪脖子老枣树

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张淑冰

窗帘飘动。一阵微凉的风吹进屋内，夹杂着丝丝沁人心脾的熟悉的枣香，我贪婪地呼吸着。转过头，只见桌面上摆着一盘光滑圆润、缀着几颗水珠的青枣。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几颗，一如当年我手中捧起的一把枣花。回忆蜂拥而至，我想起了那棵歪脖子老枣树和枣树下奶奶佝偻的背影。

“奶奶，奶奶，快看！快来看呀！看我厉害不？”我双手吊在老枣树的枝丫上一个劲儿地晃荡，一脸洋洋得意的模样。

“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都说你多少次了，不能这样玩，树疼，你也危险。快下来，咱吃饭去。我炒了你最爱的红烧排骨。”奶奶站在树下，饱经风霜的脸涨得通红。枣花儿纷纷飘到奶奶花白的头发上、衣服上、鞋子边，好像下起了一场枣花雨。我笑嘻嘻地跳下树，把一个由枣花和藤蔓织成的花环递给了奶奶。

“花环很漂亮，自然要送给最漂亮的奶奶呀。”

奶奶笑了，一圈又一圈的眼尾纹像波浪般荡漾开来，圆圆的眼珠像水中月亮的倒影，清澈明亮。“你把花都摘了，就非得吃喽。”“这是我地上捡的，我还想吃枣呢！”我咽了咽口水，从地上捧起一把枣花，一脸无辜地看着奶奶。“那还不是你摇下来的。”奶奶满眼宠溺地牵着我走向了身后洋溢着排骨香味的老木屋。

盼啊盼啊，终于迎来了老枣树结果的时间。我轻车熟路地爬上树，等着奶奶提着果篮出来。天空一碧如洗，偶尔飘过几朵白云，老枣树的枝丫缀满了清脆欲滴的枣子，甚是可爱。呀，终于来了。奶奶提着竹篮气喘吁吁地走来了。我跳下树急忙接过竹篮。

“奶奶，您歇着吧！我来。”奶奶缓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坐在枣树下的石凳上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人老了，不行了，以后得靠你了。”

“奶奶，以后您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包了。小时候您照顾我，以后我来照顾您。”

我咔嚓咬了一口刚摘的果子，香甜的汁水在口中爆炸开来。我递给奶奶几个，便把其余的放到老木屋里去了。

一转头，我发现奶奶又站在老枣树下，手里紧握着枣子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老枣树。老枣树摇摇枝头，它在和奶奶说话吗？

后来，老木屋被推倒了，老枣树也被压在了废墟下。妈妈说它们没用了，木屋冬冷夏热，虫子还特多，老枣树也不结果了。我哭了，不顾一切地冲向废墟，希望找寻到奶奶的足迹，可什么也没有了，什么也没留下。

我站在奶奶的遗照前泪流满面。照片里的奶奶依旧慈祥地望着我。奶奶永远留在了过去，留在了老木屋里，留在了老枣树下，留在了我无尽的回忆和思念里。

（指导老师：陈格格 朱媛君）

◆观察

又登云山

武冈市展辉学校高2207班 陈好

“去爬云山吧。”母亲提议。对此我并无异议。

入山，放眼望去，是一条由石砖砌成的“长梯”，它与周遭的一切都融合得极佳。温润的阳光透过层林倾泻下来，鲜活的空气乐此不疲地描绘着光影的形状。石板上的每一个小凹槽都蕴满了阳光。路的尽头，林的尽头，一切一切的尽头，都汇聚成了一点。脚步变得轻快，我细密地欣赏这一切，就连脚下的路也顾不得看了。

峰回路转处，有一块石碑。石碑见证了途经的路人走过的每一程山水。你看，碑上承载的全是过往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这。几年前，我和家人曾慕名而来。那时，我像只欢愉的山雀跌跌撞撞误入山林，觉得什么都新奇极了。走到半路，硬鞋底硌脚，我索性脱了鞋，拎了鞋子就跑。跑到玻璃栈道，想急切地踩上去，可心里又害怕得很；做了一番心理建设，这才敢踩上去，透过雾蒙的玻璃我看到的依旧是一片雾色。

如今故地重游，我没了往昔的欣喜。接过母亲递来的水，我抬头喝了一大口。

“还要继续爬吗？”母亲一边问，一边将我喝过的矿泉水放回包里。

我一时诧异，看了地图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山顶，啊，还没到半山腰呢！回想起当时欢蹦着下山的样子，不禁觉得好笑。我的目光定在远处，“去山顶上看看”。

山顶上有什么？它在高处，在雾里，在我的幻想里。我幻想着去揭开它的面纱，每走一段路我就想一想它的样子。我的目光落在脚下的路，两米多宽的黛色石砖路逐渐变成一米多宽的白灰色水泥路。

太阳周边一圈圈光晕像湖面泛起的涟漪，看着真切又朦胧。陡坡上矗立着一座寺庙——胜力寺！我在寺里徘徊良久，待走出寺庙，抬头便怔住了：天空烧了起来，我的灵魂也烧着了。

这时山里吹起狂风，卷着我下山去。

（指导老师：唐逸祺 林日新）

云海

郑国华 摄

◆青春

发卡

洞口思源实验学校122班 梁卓昕

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。我和奶奶迎着月光散步。就在这静谧的夜晚，我突然想起那件事……

“你烦不烦啊？都说了不要私自进入我的房间，更不要整理我房间里的东西，怎么就是不听啊？”

“对不起啊，孙女，回头奶奶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好不好？”

“一模一样，怎么样？都不是原来的那个了，哼！”

大清晨，房间里传来我和奶奶的争吵声，奶奶居然把我心爱的发卡给扔掉了！此时的我被愤怒、委屈冲昏了头脑，丧失了理智，对奶奶怒吼着。奶奶则像一个做错事却又束手无策的孩子，低着头不断地向我道歉。“每一次都这样，上次把我的画给扔掉了，这一次又扔掉了我的发卡，还总爱进我房间，还把那些自认为不要的东

西扔掉了！”我气愤地自言自语道。见奶奶一言不发，满脸沧桑的样子，我沉默了，走进洗手台，用凉水洗了把脸，然后坐在镜子前面梳头发。

头发乱糟糟的，好像刚刚它们七嘴八舌争吵过一般。我拿起梳子，用力地梳着打结的发尾。哼，这梳子怎么也和我作对，怎么梳都梳不下去！于是我手中的力气又增加了不少，一根根发丝如雪花般飘落。正在一旁忙碌的奶奶看到我这样暴力梳头，擦了擦手，喋喋不休地责怪道：“女孩子要温柔点，把头发弄成这样，可惜了，这一地黑发呀……”说着说着就走过来，轻轻夺下我手中的梳子，爱惜地将我的每一根发丝。出于对蓬乱头发的无奈，此时的我也没有反抗。

透过镜子，我仔细地端详着奶奶。从前我总认为奶奶是我的常青树，但现在的

她竟苍老了许多。她的眼神逐渐空洞、皮肤逐渐干燥……与少年时代我印象中的那个精明干练的身影怎么也重合不到一起。

也许她不是故意扔掉我东西的，她只是想用另一种方式让我懂得要及时整理房间；也许她是想做好我的榜样，让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引导我而已，但我却……

“孙女，前几日不是赶集吗？我买了几个发卡，虽然不比之前那个发卡好看，但却是我的一份心意，我给你夹上好不好？”奶奶小心翼翼地

说着。“好，谢谢奶奶！”我欣喜地回答着。奶奶的脸上充满了阳光，怎么也藏不住。她像变戏法般从身后拿出发卡。发卡是淡粉色的。奶奶抚摸着我的头发，将它夹在我的头上。顿时，我觉得自己精神了不少。我转过头看向奶奶，她似乎比我还开心呢！仿佛被夹发卡的不是我，而是她自己。

这样的夜晚，一个人总会有些孤独。还好，我不是一个人，至少在我目光所及之处，她的爱无处不在……

（指导老师：刘素梅）